



孔雀樓文集

三

和16
188
3

和16
188
3



孔雀樓文集卷之六

越國文學 播磨清絢 著

男 勲 校

贊

武內公贊

以下二首俱本多公掛軸

髮霜心鍊。萬古精靈。威懾夷狄。忠承闕廷。請見東方

君子國。現來南極老人星。

吉備公贊

嶽育良弼。堂堂大臣。和羨辛苦。造字猜神。海西天子。稱崇學。日本文章有若人。

附 16
188
3

武侯贊

亮卿掛軸

龍卧南陽未耜。鷹揚西蜀旌旗。欽靈威於遺石。仰大忠於出師。人至今歎鼎立。君才十倍曹丕。

關壯穆公贊

嗚呼忠勇如公。固當萬里縱橫。嗚呼忠勇如公。而使豎子成名。雖然亘萬世而威神。山嶽峙今日月明。

石假山贊

平本君

文而有質。峯勢嶙峋。靜以鎮物。非翹竒珍。君子所玩。儷美其人。

管仲贊

以下六首俱王峯公屏風

仲父功績載於聖言。方其厄運。屈辱實繁。親戚鄉黨。咄咄謗言。天生知己。獨白其冤。寢食可廢。鮑叔不諼。

晏嬰贊

憂勞經國。其容肅然。雖貌不揚。氣宇翩翩。與御同仕。不負進賢。聖人所取。史官所傳。善交清儉。功名乃全。

范蠡贊

君臣戮力。辛苦報具。一朝功立。風帆泛湖。於陶相攸。廢居錙銖。千金善散。名與貨符。取捨之宜。智士之模。

張良贊

單弱一身。敢抗天子。狂公愚公。天下皆是。圯上有入。

獨稱知己。積怒感天。何以生死。秦鹿已失。漢鼎方起。
諸葛亮贊

務早其踪。高標出倫。務俗其職。風雅映人。二表公血。
八陣公神。祖孫三世。節義全醇。王佐之才。誰擬芳塵。
郭子儀贊

奮於卒伍。抽於簪纓。榮貴之極。或廢或傾。功績益高。
挹遜益精。不私乳母。不侮盧生。既整內政。外禍奚成。
碑銘

觀月橋碑銘 并序

烏石山人所寓寺曰專脩。在平安七條。堀水流焉。有

橋名觀月。負觀右大臣源公融。賞月於茲。云詩之者。
故右大臣藤公宗基。今中納言藤君雅重。月照古橋為題。
公繩和歌之者。今中納言藤君雅重。月照古橋為題。
而繼作倭歌者。皆題雅重君之題。寶曆丁丑之秋。山
人樹石於寓。以記其由。屬諸余。謹按源公出帝室。居
台職。世方仰其微猷。而公能量時避勢。自非明哲。靡
克焉。後人唯稱其模輿海於其莊。奚足盡公哉。夫煮
鹽於無鹽之地。誠奇。抑亦不過一時。遣興排鬱耳。至
其神情所會。憂鬱所萃。竟在橋上之月焉。而彼固嘖
嘖。此殆泯泯可歎也。方今諸貴人篇詠之。山人又詳

其由不信美乎。銘曰。水月相交。彼美安歸。脩脩而臨。流風弗違。茲事貞珉。鵬冠羽衣。託諸淨域。浩劫相依。

印牧氏碑銘 并序

印牧能信。仕朝倉氏。爲騎將。驍勇善戰。屢立功績。陞爲鉢伏城主。與聞國政。初號彌六左衛門。後晉號丹後守。姊川之役。朝倉氏諸隊皆潰。能信獨師所部。血戰。部兵殲。身又被數創。因就擒。織田公夙聞其名。引見。面慰諭。降之。座有先投降者名某。傍勸誘之。能信嗔眼怒罵曰。叛賊止。勿多言。乃謂織田公曰。囚虜人無復可言者。請賜速死。辭色甚厲。公知其不可屈。引

出戮之。能信顧刑者曰。殺士有禮。豈同罪囚。刑者授刃。乃割腹而死。至今稱其忠勇。今歲辛卯之秋。僚友兩森温汝玉。樹石鉢伏山上。請予銘焉。戰爭之世。非無猛士。能知大義者鮮矣。印牧氏其庶幾哉。銘曰。騎帥雄國士。風戰圖空。臣節終人。褒忠石呈。功傳無窮。日在東。

醫官法眼山脇東洋先生墓碑 並序

先生諱尚德。字玄飛。一字子樹。東洋其號。一號道作。而家世稱養壽院。先生本姓清水氏。出嗣醫官法眼山脇芸叟君。因更姓山脇。山脇氏本出橘姓。芸叟君

父作菴君爲

東福皇后侍醫叙法印卒芸叟君嗣世襲其祿叙法眼奉朝請於京師而

國家嗣世及其襲祿朝於江戶云先生之父東軒君者丹之龜山人遷居京師學醫芸叟君娶駒井

氏生二子長即先生次日敬長字源五先生嗣山脇氏源五因爲父後亦以醫名先生幼受書渡邊葭谷

先生者年十三始學醫朝夕芸叟君大所奇愛年十八東軒君卒駒井氏性端貞讀書粗通大義帥二子

以義方慈而嚴芸叟君老而無子享保丙午之歲苦請駒井氏養先生爲嗣明年丁未九月芸叟君卒先

生嗣十三年戊申朝於江戶辭于天朝賜金帛

太上皇亦賜金帛儀並同法印君芸叟君陞辭時十二月朝於江戶其月二十五日賜歸暇

賜時衣二表服稱羽織者一並同先世儀十四年己酉叙法眼延享乙丑奉教翻刻外臺秘要方明年

丙寅惇廟立先生入賀拜賜於

天朝同前會翻刻版成齋至於江戶十二月二十

九日。上翻刻外臺秘要方四十卷。賜時衣二。白金一百兩。明年丁未正月六日。上翻刻外臺秘要方四十卷於西城。賜時衣二。二月歸於京師。拜賜同前。門人醫官野呂氏請官却傳翻刻本於清。報可。下于長崎總管施行寶曆壬申使嗣侃門人永鳳受吐法於越之府中醫與村氏。四年甲戌請官解。京師斬首死囚屍觀。臧畢作文祭之。著臧志。十二年壬午再觀臧。茲年八月十三日病卒。距生寶永乙酉十二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八。葬深草山霞谷先塋之側。先生六男一女。元配生鶴侃女。

一人。次配生龜松。妾生格周。鶴松周並早沒。侃字仲陶。先生卒。襲祿。格字叔光。女適某氏。始駒井氏。娠先生。夢人與橘五枚食之。故先生幼名曰橘五郎。而遂嗣山脇氏。果符所夢。先生少時既覺。唐後醫家說有可非者。迨後藤氏以醫名。先生與之交。屢討論。益信可非者果多。乃旦暮六籍。涉獵百氏。而後益信道。有古今。而百技藝亦皆然。豁然大有所開發。於是專主張仲景。采方至唐而止。先生天資彊健。加以立志確定。夙夜勵精。攻之數年。術果大通。名日益著。世或初疑而不信者。亦以先生屢肉死者。遂大服求療者日。

相踵門。四方來學者數百人。先生之名遂滿海內。先生療人無貴賤貧饒必竭其力。其不可療者直謝之。豪商大賈車載重貨。蛇行蒲伏。以請強藥之。終不寫。宋人所謂鵝延項鰲縮頭無毫髮涉之者。先生療人日不遑給。而屢會諸名士論道講文。及教督子姪門人亦皆不廢奉親色。養孝順備至。執喪哀戚過禮。理家嚴而不苛。不以愛憎誣人。源五君卒。撫姪剛字伯毅。如已子。先生爲人。傾而哲。眉目如画。甚有威容。少通甲斐兵法。又善擊劍。而未嘗誇說。其他曲藝末技。又多精通。著書數種。醫則臧志梓行。餘未完。先生卒。

仲陶君具狀屬銘。絢絢於先生有通家子弟之誼。又辱社盟。又數辱知己之言。而仲陶叔光及伯毅亦皆交善。因銘曰。

世業而良。力學而精。命服有燁。述作鼎成。救死起廢。神機自知。儷美良相。四方仰之。耀其祖考。以貽後昆。下壽雖未沒。而修存。

北村慕回墓碣銘 并序

慕回名喜淵。姓北村氏。慕回其字。播磨中津人。父曰宋仙。母岸本氏。慕回既長。入京就吾先人而學業。就授生徒於泉之堺。徹侯小出君食邑河內。其宰願。

墨上下俱困。享保癸丑。君具禮聘。慕回代之。泉河接壤。慕回在家理邑政。帥以廉靜。勸課丁寧。民皆親上。邑入倍舊。君大說。陞爲其老。仍居舊職。寬保癸亥。小出君逝。世子亦尋夭。邑除入官。慕回具邑簿籍。上計無錙銖差。邑人愛思。慕回雖邑除之後。歲時問候不絕。以至其卒云。慕回賦性明敏。有才畧。而溫厚謹順。人無智愚。親之。旣罷仕。生徒益多。通和漢學。撰書數種。皆雅正適用。絕無輕薄之風習。娶本鄉氏。生二子。長曰豐松。夭。次曰勝常。本鄉氏蚤卒。不復蓄妻妾。寶曆壬午。夏四月。病而卒。距生元祿乙亥。享年六十。

八。葬塋之大安寺。門人胥議樹碣。侄俊越誌。勝常具狀請銘。余於慕回同鄉之雅。且有通家知己之誼。因銘曰。儒而能吏。贈行與言。勒文貞珉。永爾子孫。

與村翁墓碣銘 並序

翁名直字良竹。姓與村氏。號南山。其先加賀人。避仇來越。住于府中。因籍焉。父某娶某氏。生翁。翁年十三。就山崎良伯者學醫。居四五年。翁以親老家貧。慨然有所奮發。去赴攝之大坂。主豪商某家。蓋有所期云。翁性嗜學。雖在商家。手不釋卷。其人爭排之。翁自若。而亦不爲崕岬忤。衆居八年。良伯子某沒。良伯齡老。

孫幼。乃寄書招翁歸教。育其孫良。聖者翁辭。乃請翁之父。作書促翁歸。翁夙通醫家大義。於是益力焉。以良聞。府中本多公。三女俱痘。勢頗危。翁進藥立効。良彈年既冠。以翁善教。有以植立。亦以良聞。翁乃推家所有。悉與之。單身出。僦宅而居。府中公器重翁。祿之。翁辭謝。翁之父年已老。謂翁曰。予聞男兒有四方之志。雖然。負米捧檄。出處皆爲親。古人美之。貴人所禮。命豈可終辭哉。翁乃拜命。翁於醫書無不讀。而且通。最喜張氏儒門事親。蓋謂汗吐下三法。醫家大綱。張仲景張子和善。用之。今人置而不講。可謂闕典。三法

中。吐最繁。最不可妄用。於是特潛意焉。遂能得其旨矣。而後試諸躬。而後施諸家人。而後遍及世人。而世人尚或駭且怖。翁又療麻疹痘瘡。率用湯浴。多効。既而翁以吐方。屢取奇効。遂翕然信從。四方來學者日多。翁天資溫厚。寡言。不修邊幅。不趨勢利。待人以誠實。療病無貴賤親疎。必竭心力。有酒量。人飲之。依然醉。醉益溫克。翁既祿仕。又求診理者多。以故家計日饒。於是奉其所生。衣食百爾。殊致充豐。又屢贈給親戚故舊。至其自奉。淡泊如舊。晚年病。靡常在牀蓐。而猶讀書。講方不已。人或勸其著書。微笑曰。醫家之道。

先達論而具舉行之已。何徇名之爲。又每謂吾上世醫方。遺在艸野者多。往往竒効。余每得之。必筆而藏焉。積年所得成冊。經驗者加圈其上。標之庶幾。使末輩資之。其精勤亦可以見矣。娶落合氏生一女。養縣氏男。爲嗣名蘭。翁以寶曆庚辰秋九月病卒。年七十五。葬平吹邑先塋之傍。余向祇役福井。翁從。今府中公而來。一再訪。余寓居童顏鶴髮。髯垂過膝。顧眄偉如。而對之一團和氣。余固欽其爲人。翁沒五年。越人丹羽子牙寄書具狀。求銘於余。子牙名某。與余交善。能文。又精醫術。方今以醫鳴於大坂。子牙受吐法於

翁。故有此舉。余旣識翁。又與子牙友。因銘之曰。

術之日精。業之日研。張家遺方。再得粲然。識與才併。名以功傳。君親之奉。恩義雙全。貞珉所勒。貽諸永年。

田鶴臯先生墓碣銘 並序

君諱誠。字子立。號鶴臯。吾藩文學前田葉庵先生之子。葉庵先生。京師人。正德乙未。儒醫仕藩。支封松岡侯源公。世俸二十口。享保丁酉。益十口。公自松岡入嗣。是爲豐仙公。於是先生仕藩。職俸如故。後遂專儒。娶鈴木氏。生子三人。先生沒。君以其季爲之嗣。迨德正公立。延享丁卯。葉菴先生老。君襲俸寶曆壬

申夏進藩席一段。明年癸酉，伴讀今公於東邸。予以其歲赴藩，蓋君代吾伯氏於江戶，而余代君於藩。又明年甲戌，君仍留江戶，余亦留藩。迨乙亥夏，余自藩代君於江戶。君乃休暇歸，君性多病，在江戶屢發歸，頗佳。然竟不痊，以其歲十一月九日卒。距生享保癸卯九月二十四日，年三十三。葬城西清源寺。君納采小林氏，未昏，以山室氏子翹爲嗣。君爲人聰敏，性嗜書文，詩瞻有其與余相見。江戶兩日，予贈浴簀，君報駿茗，握手語舊，今日而想夢境耳。翹旣襲俸，其父執若干人，佐翹建墓碣，請銘於余。君茂行，昔言人人頌焉，不須予言云。銘曰。

才之自天，而奪之年。抑又神之炯然，載其文兮永傳。

貞春孺人墓碣銘 並序

孺人諱縫，姓三岡氏。藩本部士三岡某女，嫁本部士加一級加藤君諱等虎，生二男一女。長曰正敏，次曰忠虎。女適步卒帥渡邊某，孫男三人，曰權十郎，曰市藏。曰三郎，正敏之子。外孫女一人，渡邊某女，義孫一人，曰大吉。忠虎養子，外曾孫女一人，渡邊氏。義曾孫二人，曰大藏，其一女子。大吉之子，等虎後號無徹。先孺人卒，孺人以元祿壬申夏五月十一日生。明和己丑

冬十月九日卒。壽七十八。合葬松岡邑寶岫寺無徹君墓。貞春者。釋氏所加法號云。正敏號鹿河。嗣祿忠虎號芝亮。出嗣津田氏。二人求余銘焉。鹿河少從先人而學。鹿河芝亮又與余兄弟交。而孺人又深愍哀余云。余衰病日甚。臨文恨不能詳述其懿行云。孺人慈善出於天性。其在家能女。既嫁能婦。既寡能母。一以溫厚婉和行之。內外諸族下暨婢僕莫不敬戴焉。孺人既寡。撫養二子。慈而能教。迨鹿河爲司計。要而且貴。鹿河愛才好客。客至如歸。孺人每聞堂有客色。欣欣懌懌。偕子婦諸孫視具。每室有客。偕婦孫肅客於

戶內。客忽至者亦必酒飯菓糕。隨有而供。客或辭去。色憮然不豫。曰。我兒孫母乃失敬於客。何其去之忽。忽是以與鹿河驩者。有時欲急去亦必強一七箸而出。孺人待人之孤寡單弱者。阨窮者益加其敬愛。即有一菹一肉一菓糕亦屢贈之。其家不問路之近遠。人或言其過愛。孺人乃微笑曰。阿彌陀佛。豈如世人侮孤寡。嚇單弱之爲者。老寡婦無他所作。唯思不得罪阿彌陀佛而已。鹿河之配小官山氏。謹敏奉仕。孺人能得其驩心。孺人視猶其女。孺人以慈善聞。鹿河兄弟亦夙以孝聞。芝亮少不娶。養其氏男爲子。即大

吉其所居隔數里。日來起居孺人數十年猶之一日。鹿河出赴宴席。既醉夜歸。歸必奉觴。孺人婦孫繞膝笑談諧謔。如親交會。酌以為常。蓋鹿河兄弟之奉孺人。雖軌轍不同。俱能得孺人驩心。俱以孝聞。又以友愛稱。云孺人又能以義方自率。率人絕無輕薄騙詐之風。鹿河少歷仕內外。再長司計。世祿外受職俸百五十石。隸卒二十人。而其參佐及諸屬吏員甚多。芝亮為親隨。今為親卒帥。職俸隸卒俱同。鹿河兄弟俱為級。加一段。人以為榮。蓋天之所報慈孝云。銘曰。婦德母義。於外有光。家門雍穆。範諸義方。孫曾所蔭。錫類連芳。奉承如在。家聲永長。

高子琴墓碣銘

並序

子琴名調。姓高氏。號叢裡軒。備之兒嶋人。五世祖曰有恒。有恒生顯。顯生君綸。君綸生兼賴。兼賴生行成。是為子琴父。家世服農。不仕。行成以孝友聞。娶內田氏。生子琴。子琴少善病。寡交游。好讀書。未嘗以病廢。子琴為人方正。少言笑。寡嗜欲。祖母佐藤氏久病。在蓐。侍養甚至。家素饒財。子琴既壯。值歲屢寢。家又多故產。頗衰。子琴帥家人務。從節約。歲又屢登。家道復興。寬延庚午。御脩八幡神祠。眾推子琴為摠統。廉

而不苛寬而能理衆懽服無異言。而子琴又獨以已財脩祠之正殿。家多藏書。讀且校。修補缺損。課子弟讀書。必正坐匡。其句讀。子琴自奉甚約。然勇於施與。享保壬子歲。大饑。鄉多飢民。里胥醜諸豪農財救之。子琴與焉。有一人來謁曰。唯長者能活僕者。子琴乃又潛贖之。從翁某家固貧。屢就子琴假貸。積不能償。子琴殊無慊色。款待不少。變有一族人爲人好奇。來貸金三十日。僕欲云云。不出旬月。可得贏十數倍。子琴不冑。且再三戒止。其人佗借爲之。果大敗。窘甚。子琴代償之。信義日積。大著稱於鄉黨。子琴以元祿戊

寅五月甲午生。明和甲申八月庚辰病卒。年六十七。葬鄉之中山先塋之傍。所著書數種。闕而不出。配高田氏生五子。茂潤章。其二女子。茂承家。章出嗣。族某氏二女。一適岡山士某。一適隣邑人某。潤字仲瑩。游學京師。潛意勵精。屹有植立。居數年。茂病沒。高田氏命潤承繼。先是子琴既葬。未有墓銘。仲瑩在京師。具狀請銘於予。既歸鄉。屢請不已。因據狀述之。銘曰。維學與德。於家於鄉。俟而有發。孫子厥彰。

孔雀樓文集卷之六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孔雀樓文集卷之七

越國文學曰播磨清絢著

勲 男 勲 校

記事

記孝農久藏事

寶曆戊寅冬十二月戊辰。藩賜南條郡中平吹邑農久藏穀。仍命本邑歲時贍其匱乏焉。本月知事大夫酒井公知喬命之郡宰糟谷元宜於議政署蓋褒孝云。於是元宜求絢記之。蓋酒井公亦善之云。久藏姓小川。世住本邑。產頗贍。父曰源次郎。有二子。伯曰平

左衛門仲即久藏源次郎善病歲又屢稜鬻田而佃源次郎死二子尚幼與母仰食其族二子俱有至性追稍長平左衛門自鬻長傭於外資母久藏亦長傭邑中以便定省得一甘旨必詣母所進之十八年猶之一日母病風在蓐久藏乃罷傭而歸入奉母出力佃辛艱有不可言者邑西數里有日野山高十五里神甚靈詣者苟有不謹必大祟每歲七月二十四日登他日雖復謹修不登久藏歲必數次登每登必以夜邑人久而覺之怪愕問之曰佃愛日故夜又問其由曰禱母病乃嘆稱伏其至性得冥祐久藏既強邑

人勸娶妻曰顧娶如何能保其必如我意邪請待他年乃益嘆稱不置至於父老訓子弟曰必儀久藏者旁邑亦有化其風者事竟聞議政署使元宜廉問元宜延本邑里胥長年審訊之而後有令命云久藏一窮農其性行有士君子不可企及者士君子言是行非惑溺妻妾信讒喜諛侮蔑父母屈辱骨肉揣時挾勢嚇弱誼強其行殘毒公盜虛譽者方策所載不可枚舉或以孝稱者亦故行奇激務求人知或全涉偽妄者方今吾公未就封諸有司謹奉法而行乃不以一農之賤遽行褒賞蓋風勵忠孝得政本矣庶政

之美。可以知已。吾喜而不寐。

記孝女春事

孝女春者。藩之足羽郡。上細江邑。佃戶佐左衛門第
二之女。春一姊一弟。姊出嫁。弟懦而善病。佐左衛門
死。春力不能養母。乃自鬻傭。邑人之家。以衣食其母。
併及其弟。母年七十。衰春欲罷傭。歸養。以豫貸傭價。
未完。不果。拮据劬勞。益甚。鄉里嘖嘖。歎稱大里胥武
右衛門者。心美之。具狀白之。郡宰井上善共。善共審
事。非假飾。白之。議政署。我
公聞而善之。

命賜女春米。本月知事執政。岡部公貞起。奉而命之。
善共云。僚友兩温求。余伯氏傳焉。村田氏春。又使余
記之。先是褒平吹邑。民久藏之。孝。尋有小堀氏之事。
今又有女春。十年中以孝受賞者三人。錫類之美。亦
可以觀藩之政理。伯氏之傳具焉。予止錄其綱云。

記茂林寺二異

茂林寺。在上野館林寺。傍有一池。蘆葦叢生。森漫如
湖。每年鶴巢蘆中。雛稍長。老鶴將之。來棲寺中。至雛
飛。翻去。老鶴歸池。每月朔詣寺。拜佛。若值見住長老。
不德。鶴乃不來。故見住僧戒行唯謹。元祿中。有僧守

霍者不知何處人。久爲監厨。歷事長老七世。才敏行修。舉寺敬服。一日霍在房。一雜僧排闥入。見一老狸著僧伽黎。凭几而睡。失聲而走。白之長老。長老叱曰。止。勿多言。居數日。霍謁長老。告暇曰。將雲游。長老苦留。霍不可。乃選日。設宴餞之。中席。霍膜拜長老。徧揖衆僧。曰。以霍不肖。久蒙老師過愛。兼辱諸兄弟顧盼。今在告別。無以爲謝。聊作一壯觀。以助雅興。言畢。跳下中庭。喝一聲曰。作。忽見重嶂層浪。白沙青林。艤艫蔽海。鏃騎彌山。一大松瀕海。松下有一大將。紫絲甲。紅錦袍。大紅袴。金龍曹。虎皮靴。黃金裝刀。持黑漆弓。

騎驪馬。壯士十餘翼之。有一舟。直向之。舟中一將。姿貌甚雄偉。從一童。姝麗無比。其將手持弓矢。斡如椽。鏃如鑿。遙呼錦袍者。引滿將發。霍謂衆僧曰。此地曰讚之屋嶋。所謂元曆之役是也。衆瞠目相顧。舌吐不能言。西堂某頗有膽力。謂霍曰。奇觀。雖然是係修羅道事。以師神通力。百爾奚難。敢請得拜靈山。霍曰。容易。以手外摩。山海人物漠然而滅。乃復喝曰。作天樂。互和。雨華繽紛。盡大地山河草木。悉成五色。世尊登獅子座。普賢文殊侍立。左右天龍八部。圍繞渴仰。爾時世尊伸廣長舌。說諸法實相。伽陵仙音。隨風悠揚。

於_レ是長老及衆僧。隨喜涕下。不覺同聲感嘆。合掌作禮。回_レ眄之際。長風一陳。萬象如洗。既失霍之所在。霍在寺時。嘗在外買一鍬。金價十金。其人見霍所與。金變爲木葉。追及中塗。詰之。霍微笑曰。會缺使用。假取充價。某日當奉酬。直金一倍原數。其人固知霍爲人。因罷歸。至期果得二十金於其家。某處霍安釜其房。煮茶。武火赫烈。自飲。飲人終日。汲取而湯不少減。又不見其添水。霍去後。寺僧作篋藏之。憲廟在藩時。御筆題其篋曰。云云。霍善書。其將去前數日。書轉次禪堂。終而復始。八字併釜爲寺什寶。

又嘗書阿彌陀佛號二紙。一在寺。一在東都神田太崎氏家云。

論曰。或曰。據終而復始。一句鶴蓋。霍所化。嗚呼狸之爲霍乎。霍之爲鶴乎。欲必求其極。旣落第二義。姑就其蹤論之。狸之爲霍。其狸者形。其行大阿羅漢。人者萬物之靈。雖然。其人者形。其行豺狼狗鼠蛇蝎蜂蠆者多矣。御筆親書。緇素敬服。霍乎。其狸者形。余保其必生天。余保其必成佛。

記新郭夜歸

八月十日之夜。訪士河之病。而歸由新郭。出中調馬。

場沿百丈壕。過漆門川口門。沿川岸而西。夜向二更。月色如晝。四無人聲。下轎倚筇而立。連山蔥蘢。大川無波。艸蟲沙鳥。風露侵肌。不謂人世矣。因誦東坡春夜詞。悵然冷然者久之。

記憤憤道人事

憤憤道人之以酒隱。稱混於俗而抽於俗。較諸世之衣食於茲者。人為之飾辭曰。隱於賣酒。不可同日而論。楚騷班史。下物非乏。春鶯秋菊。勝境固在。侑它盃酌。澆其磊塊。不亦韻哉。道人能書畫。從池大雅而遊。蹤之不涉。眩飾假偽。其或有由而所致焉。

記菟道戰

治承四年。夏五月。三位源公賴政。奉二品親王茂仁。起兵以討平氏。戰于菟道。兵敗死之。始賴政以相國平清盛挾元舅之貴。自擅威福。其族屬亦皆驕橫。意甚不平。以帝諸父茂仁長且賢。密勸之討平氏。以張皇室。王頗善之。相國世子宗盛最驕暴。賴政長子仲綱有善馬。號木下。宗盛強而奪之。童其尾鬣。火印其顛。曰仲綱。每客至。引諸中庭。鞭策交下。以為笑樂。賴政怒曰。以余之在彼。尚藉余兒。余死魚肉。且余豈石人。乃勸王以其令。密徵兵關東。諸源及延曆興福園

城三寺僧徒延曆寺方與平氏睦亦密持兩端興福
園城二寺欣然奉令亡幾事發覺清盛遣兵攻王賴
政告之王使王密就興福寺僧軍於南都時變起倉
猝王所徵兵未至王乃與其傅宗信及左右數人微
服而出賴政帥其子仲綱兼綱義子仲家及園城寺
僧徒奉王奔于南都從者千餘人而已王到菟道隆
馬疾作不能達陣于平等院會河漲抽橋板而沮追
兵方王之奔臣僚皆散長信連者留健鬪殺平氏兵
十數人被創就擄清盛面問之信連辭色不屈清盛
流之能登使平知盛平重衡帥兵二萬八千人進攻

菟道賴政臣渡部競僞降于宗盛得其善馬南錄者
獻諸仲綱於菟道乃爲爲木下者平宗盛其文夜密
放諸宗盛邸爭檣喧囂自宗盛大怒曰奴賣我破菟
道之日必生致競平氏兵至菟道隔河望見平等院
紅錦日月旗大白旗綵纒炫日兵數百挾門而陣皆
鍔佛屠鍔兜蓋知盛大呼曰前朱衣甲者數百前橋
壞墜而絀于下流之堰仲綱作和歌嘲之源氏兵鈞
聲而鼓園城僧但馬善避矢中折而戰飛矢如雨而
不能傷僧明秀驍勇善鬪手殺二十八人於折上僧
一來後謂明秀曰少讓戰路不應乃騰而蓋于明秀

之胄而先之。源氏兵亦皆無一不當百重衛將師下流。田原忠綱曰：十一之寇而何下流之為？以其兵三百先濟。賴政乃使宗信護王先入南都。身帥子弟殊死戰，殺傷甚多。既而仲綱等皆死。賴政曰：誰能相余死者？渡部唱曰：臣賤可乎？賴政乃藉草茵，軍麾扇賦和歌自盡。時年七十七。唱沉其尸於河，埋其首釣臺之下。與兄競相刺而死。王到光明山下，薨於流矢。左右皆死之。宗信沒道旁之池，蒙萍鼠伏，得以免。竟窮餓而死。賴政死後百餘日，源公賴朝起兵關東，遂滅平氏云。

記短冊挿

短冊挿，杉木造，縱四尺四寸五分，橫四寸五分，厚二分，強漫薄全邊。二孔上孔，楷廣三分，長四分，承釘可掛。下孔，鑿隼形，頭一寸，弱趾二寸一分，高一寸六分，強可掛物。舊念珠，今花筒，中尺八，緇緞包。僧頓阿始作尾張人藏，世模効傳。色紙短冊，俱係和歌箋。并九華求余狀。

記僧文覺事

僧文覺者，即衛士藤盛遠。盛遠少好色，嘗誤殺其友人源渡妻，義其守節，感激為僧，更名文覺。性豪邁，凌

人有謀略鑒識方其爲僧或謂之曰僧者謂其履守
貌云乎哉文覺曰然爲之如何曰苦行爲最文覺曰
善乃往宅後竹林中裸卧時適六月炎熱如燬蜂蟻
蛇虺之屬毒螫若者終日人人咋指色失文覺哂曰
是豈足言他日余其試哉遂以其歲冬至紀之熊野
蓋將没于那智瀑布七日以證苦行云熊野在萬山
中夙稱天險而那智爲最瀑布長八十丈其下成潭
石犬牙峙水石相激聲震山壑疾風簸之雨散天半
檜杉相映白日無光文覺至瀑布下水雪滿山人烟
斷絕有一大石在水中可坐正抵瀑布直下之處文

覺乃脫衣瞑目合掌而坐出首水上瀑布如奔馬而
下直爲其所簸蕩漂流將死有二神人自天而降救
而出之地上文覺曰余誓没水七日不出君等何人
勿勦余之爲神人曰不動尊命予輩救師文覺曰半
途而廢生不如死君等去神人勸說下寧不可乃飛
昇而去文覺復還原所復漂流肌膚凍破遂死神人
復至撫摩文覺蘇乃躍起膜拜曰事就矣敬拜冥祐
自是而後水如温湯不復知飢寒遂盡七日而出文
覺既出神氣益強上下山壑如飛鳥日行數百里所
至鷲鳥猛獸馴服既而歸京師咒人疾病有神効亡

幾以神護寺募緣疏事

謫伊豆途屢玩侮

送行官吏舟經天龍洋風大作人人叫號文覺仰臥如不聞舟將覆乃起坐大呼曰海龍王汝不聞人間有僧文覺者哉風濤頓止先是源公賴朝爲平氏所囚流于伊豆文覺一見大奇之時訪問遂爲至交因密勸公誅平氏公可文覺乃竊入京師取太上皇詔授之公公乃奉而起兵遂滅平氏伊豆距京師七百里文覺之取詔而歸往及唯三日云

記一谷戰

壽永二年二月七日征西副帥九郎公源義經大破

平氏於攝之一谷內大臣平宗盛奉帝奔于讚岐先是源大將軍賴朝以上皇宣起兵討平氏期年盡有關東之地乃議遣兵西攻京師而其族源義仲者亦起兵信濃平氏兵累戰皆敗遂棄京而走義仲既入京師幽上皇削諸貴臣籍恣行暴橫大將軍乃使其二弟冠者公範賴九郎公義經率兵攻義仲平氏以其間出兵播備諸州拔數城勢頗振遂收南海山陽二道十四州兵十餘萬城一谷爲行在一谷距京師二百里城東起生田西到一谷相連三十里就山造宮矢舟於海兵粟充備軍容甚壯指日收復京師二

公既破義仲殺之。乃移兵攻平氏。冠者公以兵五萬。自攝津進攻其東。九郎公以兵一萬自丹波繞攻其西。宗盛聞源氏兵腹背來侵。使其族某卒三千人。要九郎公於丹攝之界。營于三草山。公夜擊而破之。宗盛聞三草敗。使其族通盛教經兄弟陣城北之山。趾而備之。九郎公既勝三草。乃分其兵為二。授七千人於土肥實平。直趨一谷。公親以精騎三千。間道掩之。涉無人之境者二百里。公親兵辨慶者探山中得一老人。引而見之。公命先導曰。臣耄矣。以其子見公奇其狀貌。收為麾下士。賜名義久。使之先導。冠者公兵

攻生田。平氏兵戮力死守。互有殺傷。九郎公既到。鏖拐峯。杳俯城中。乃先下散馬數十。試之不斃者過半。公乃揚言曰。既入死地。有前而死耳。率親兵三十人。先下。衆皆下。沙礫所轢。勢不能自止。直下百餘步。得地稍坦處。以俯下。則大石壁立者二百尺餘。乃魚貫而下。甲冑相戛。馬之頭尾相啣。秩父重忠年二十一。帶束馬於其背而下。曰。平日藉爾力。今日聊報爾。衆半下。乃乘風縱火鼓譟。響振山谷。北風益勁。昏昧如夜。須臾火滿城中。平氏兵大駭。爭赴舟。自相蹂躪。及焚溺而死者甚多。生田一谷之兵亦皆登城。縱橫斬

禽平氏之族某某等。部將某某等十數人戰死。宗盛挾帝及太后航海而走。六官及文武臣僚從者不過數千云。

贊曰。兵法十則圍之。二公以寡圍衆。蓋能用其寡矣。而九郎公最善用寡矣。陰平取蜀。雪夜襲蔡。不足多矣。明年八嶋之役。九郎公以八十人乘颶渡海。一夜馳八百里。宗盛坐擁四州之衆。其族知盛教經等。夙以智勇聞而不能一戰而走。所謂禽之制在氣。豈不信然哉。

記一谷戰效宋景文體

壽永二年二月七日。源義經取一谷。平宗盛奔先是源賴朝奉上皇宣起義。既有關左方議西討。源義仲自信攻京。平氏走。義仲入京。橫甚。賴朝乃將二弟範。賴義。經。勦之。平氏乘間徇播備。復振。乃據一谷。兵餉豐盛。尅期復京。二將殺義仲。乃移兵一谷。範賴兵五萬。義經兵一萬。腹背取之。宗盛營兵三草。爲義經所破。乃濟兵備城北山趾。義經岐其兵。授七千土肥實平。趨一谷。親提三千。穿嶺掩襲。景昏露宿。辨慶者。晉一。隻命導。晉息代。賜名爲士。明。晉範。賴戰相當。義經峯。顛相城。嘗。歐馬。下。達。乃。下。沙。溜。如。流。下。百。餘。步。石。

如屏障者二十丈許。乃戒騎下。馬臀高於人頭。秩父
重忠束馬其背下。下未竣。喊火之會。風火烈。範賴實
平兵皆萃。平氏兵束手就戮。免者甚尠。宗盛挾帝及
國母。與族屬千餘人。航逃云。

贊曰。兵法十則圍之。二將以寡圍衆。義經最功。陰平
蔡城。曷有屋島之捷。實胎斯役。諸平中。知盛教經。最
以知勇。聞鼠伏不遑。禽制在氣。不爽矣。

記一谷戰 越効世所謂古文辭

壽永二年二月七日。九郎公克西軍於一谷。帝蒙塵
於讚蓋源大將軍之始起。奉上皇之誥云。期年開府。

鎌臺。山東八州。厥角替首。乃謀選甲。西討而岐岨氏
者。自信先焉。西軍竄於四鎮。岐岨氏既破西軍。日益
自尊。夜郎王不翅。大將軍怒曰。豎子敢無禮。姑剪滅
之。而后從事西軍哉。乃發兵西。使介弟冠者公九郎
公岐岨氏乃東。其兵之西討者。東抗東軍。西軍乃徇
山陽。併數城。勢寢振。既而以精甲十萬。據一谷。而城
之。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其人人人以謂中興之
業在旦夕。如承蜩耳。二公既戮。義仲於江陵而獲之。
則移兵於西軍。於浙西甲五萬。冠者公將之。梶景時
佐之。進于浙矣。甲一萬。九郎公將之。土實平佐之。進

于丹矣。西軍乃使公子某某等塞於三草而拒九郎公。公夜掩取之。詰朝二其兵授七其佐向一谷。公親帥其三穿山而直臨城北。三草之敗。某某等請濟師。西軍大元帥平宗盛使公子某某等營于山下。策應之日。暝九郎公與其兵斑荊而宿。公愛將曰辨慶索一叟於山中而見之。公曰而導哉。叟曰首臣臣老矣。有豚兒敢請公可。乃見其子。公笑曰。駢且角收諸幕名之。義久質明發。公謂義久曰。命而導而謂而智不及老馬可哉。往欽哉。冠者公兵既傳生田而門焉。西軍墨守不可猝破。九郎公既到缺嶺。遙俯城中久之曰。蓋

試乎。馬而能下乎。於人乎何有。乃歐馬數十下。傷十之四五。乃曰。不入虎穴烏得虎子。戮力於列。只予馬首。是瞻衆從之。沙礫與人相軋。如下彈丸。若者百餘步。得地稍夷者而止。俯下猶視之。井底而石壁二百尺許。如瀑布直下者。衆乃緩轡俯鞍。瞑目屏息而下。唯謹。秩重忠曰。平日之役。馬爲其政。今日之馬。予代其勞。背之而下。衆半下。鈞聲噪之。山谷屋瓦皆震。會風大作。火之遍城中。皆火生。田一谷。兵僉萃於敵。西軍不能復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獲公子某某等十人。將佐某某等數十人。宗盛與其族擁帝及太后入海而

逃嬪御將卒從者十之一。其餘散之四方者幾千人云。

賈曰。兵法十則圍之。合東軍不能西軍十之七。而圍之。何其壯也。乃九郎公之功選矣。何其神也。鄧之取蜀。李之襲蔡。較之茂矣。屋島之捷。職斯役。是由彼西軍者。久慣事風流。而其中亦有人焉。新黃門智畧兼人。登萊侯忠勇蓋世。而有鼠首竄耳禽之制在。氣然耶。然矣。

記大森盛脩事

伊豫人大森盛脩。夙以驍勇聞。建武中。源大將軍東

上盛脩以其族從之。湊川之役。攝河泉侯楠公決死而戰。西軍辟易。大將軍之弟幾獲盛脩。與戰遂克之。大將軍寵賚甚厚。盛脩既榮歸鄉。乃日會族人歡飲。又新置鼓樂場於城外。與其族人。身與為優。一日晚。會伎微服之。其所途涉山間。見一女子。盛脩誰何。女曰。人家使令私出觀伎。失道爾。姿顏姝麗。年可十六七。衣裳盛都。狀如宮妾。盛脩微挑之。女不峻拒。遂同行。路崎嶇難步。盛脩曰。夜途傾仄。請背而行。女笑而謝。纖弱如無。芳香襲人。路涉山足。樹密月黑。既而覺背粹重甚。及顧其所負人。方目鈎吻。朱髮中出。兩肉

角儼然夜叉。盛脩大駭。投而棄之。妖即捽盛脩髮。提而騰者丈許。盛脩盡力相搏。竟相持墮田濱中。盛脩大呼曰。救予。其人赴之。妖乃失矣。盛脩神氣恍然。伎因罷散。居數日。改卜夜會。伎伎半。炬火三百許。自海上來。至場傍大木上。黑雲中呼曰。大森君。楠正成請見衆大驚。盛脩仰叱曰。幽明殊途。楠君來奚爲。楠公曰。寡人勤王。何啻百戰。天下始定。而大將軍兄弟復反。海內潰亂。而寡人亦值有涸川之日。即先帝在天之靈。與衆豪傑。日夜思報於大將軍兄弟。方今陽間有三寶劍。一在東嶽祠。一在大將軍併君。而三若三

劍得合。寢處大將軍兄弟。既獲其二。故來請言。霹靂風雨。林木屋瓦皆震。衆皆失聲。而仆。盛脩曰。以君辱臨。百爾奇珍。唯命。但事關大將軍兄弟。雖木片不可。且君雅以忠義聞。奚誘人於不忠之爲。楠公怒曰。止。勿多言。縱盤石中藏取。亦容易。乃騰空去。居數日。雨止。月黑。電時時作。盛脩戎服。披弓矢。席門廡坐。夜半黑雲壓宅。大呼曰。大森君。正成奉乘輿而至。盛脩頓首曰。天威咫尺。陪臣介胄在躬。首臣近日之事。竊謂魑魅。冒楠君名。今而知其非假。君既奉詔。而君左右。何以大夥人。楠公乃降。蹋鞠場中柳樹梢曰。正成

護乘輿。大司馬親王。左中郎將源播磨侯。太僕平關
內侯。廷尉源伊豫侯。平能登侯從矣。盛脩曰。行在遠
近。楠公曰。先帝本大阿脩羅王降誕。今都第六天。盛
脩曰。君冥職何名。楠公曰。寡人封千頭王。百聞不如
一見。俾君得觀。乃曰。舉炬。雲中炬數百發。如白晝。元
弘帝乘白玉輿。夜叉數十擡之。傍樹紅錦日月旗。侍
衛皆鍔佛屠鍔兜牟。太司馬在後。乘八葉車。八龍駕
之。源播磨在帝先。精甲三千。源伊豫在太司馬後。鍔
騎數百。平能登督舟師。平大僕護輜重。楠公跨七首
之牛。旗幟物色。一如溪川見者。盛脩指示傍人。乃黠

然滅過。旬電與雨作。盛脩方臥室中。有一大手自梁
間垂下。毛蒙茸如熊。攫盛脩首。掀屋之博風。而上盛
脩。抽劍刺妖之腹者三。乘其少衰。逕拉搏之。相抱墮
屋脊上。伺便復連刺者七。有物如大毬。自脊下衝逸
去。其人升屋救下。得一大牛頭。其人皆曰。主向謂正
成所乘牛。一軀而七首。蓋其一翼。夜亦翳陰。其人乃
蒲酒而守將。三更風肅然至。守者昏睡如死。獨有一
老人不睡。猝有一大蛛。自屋角下通行。睡者上而去。
盛脩遽呼曰。妖至。睡者驚起。赴之。輒成債。不能行。振
懼甚。老人就視之。唯蛛絲一縷。纏之。盛脩又呼曰。舉

燭予既伏妖守者纔得解脫爭前燭之盛脩壓妖膝下。膝自下蠢蠢動其人咸累手壓之有物體然碎于言獨如大將軍兄弟何淚簌簌下其人莫不短氣天將曉有物墮庭草中光彩爛然則夜中所失之劍貫其半髑髏盛脩曰妖定止於今日正成同謀者七人而妖作七次言未畢空中呼曰烏知其不止於七仰望則踴躍場上掛一婦人頭大可七八尺濃粧画眉笑容嫣然衆幾驚死或曰妖既深盍祈禱又曰帝釋之尊猶藉大般若經而鎮魔其人爭苦勸久之妖乃

絕盛脩乃具由進劍左都督左都督者大將軍之策時代大將軍爲政云

記及魂橋恠

京師及魂橋有恠善魅人機變百出遭者靡弗爲之所黷玩近里有一人頗負膽力每謂人曰城中數丈之橋兩岸人家擲比何恠之有萬一有之搏而縛之豈不一好戲弄哉烏得一見之一日飲其族人家半夜沈醉而歸月明如晝四顧寂然比及橋上忽有箒橋板背之聲其人倏然倒垂欄外窺之一無所見而聲在其脚底因頗駭懼趨而過聲乃隨之疾徐左右

一應其人。而常直其所蹈之下。其人益懼。乃疾走。至過盡橋聲頓止。爾後不復由斯橋云。

記鱉異

京人固食鱉。而邇來特甚。賣鱉羹店。遍閭里。皆在角觚人號七森者。年既老。其徒師尊呼為老爺。常會其家。講技有一賣鱉人。苞鱉數十枚來賣。置苞其家而去。蓋托七森分賣其徒云。及晚一鱉逸而亡。七森呼曰。出出活爾。不出必搜而殺爾。有一大鱉自牀下出。七森悄然舉衆鱉放諸河。又一賣鱉羹人居外形里。穿池屋後貯鱉。有來買者殺而羹之。一日臨池察鱉。

失足而墜。為群鱉呬殺。伏見有賣鱉人。其家臨河。宰鱉。偶墜刀於河。呼曰。爾鱉拾刀者。我放去。爾戲。繼一鱉投河中。須臾含刀而出。家人勸放之。不可。輒先宰其含刀者。居數日發狂死。

記甲申夏事

寬保壬戌。余養病。但馬之溫泉。以十二月歸。京大風雪中。買舟溯城崎川而上。六十里。舍舟而輶。明日雪未止。又明日宿野花邑。邑在深山中。清溪抱之。邑人沿溪而居。率三四家為隣。高低向背。斷續不一。荒僻甚。至晚雪晴。圓月當空。推窗四望。萬象皎然。月色

溪聲如入真境。顧以病後不宜久坐，乃就寢。寬延庚午自京赴藩，時會早春，以夜四更度湯尾嶺，坂道崎嶇，右俯溪流，水石有聲，雪月爭輝，山中草木如爛銀，予暖帽重裘，擁火爐於轎中，尚且戰栗不止。生平山水之觀，二境最苦，而又最奇。爾後時偶念及，歷歷不遺。今年赴藩，寓南川之傍，屋宇園庭頗修，山水日在几席，而炎風怒號，經旬未止，書策及文房諸器，日為其所簸散，讀書作字，必先掩蔽窗牖，加之蠅蚋狼藉，睡亦不能，退曹之暇，無事之可為，無術之可施，乃瞑目高卧，追憶野花湯尾二境，恍如今日身在其中，胸次爽涼，頓失暑熱，快然不可言。因書。

記駕橋父子事

駕橋叟名今助，號莊兵衛，美濃人。叟年十歲來于京師，依榭木街西山崎里魚賈號，河內屋者而主之。迨長，善烹割，為人謹慤不偽，孳孳奉役，能竭其力。叟齊輩三數人，為之主顧者，付河內屋理饌，人人必曰：必使今助來，叟又與其輩出賣，亦必叟魚售，殊多於是其主舉家唯叟焉。依為之主顧者，亦皆唯叟是信。而叟僕僕唯謹，無得色。迨叟年三十，其主優其積年勞勤，因免其使役，以其業立家，仍與其宅號牌而寵。

焉。叟乃賃同里一宅而居，乃以河內爲宅號。叟娶某氏，生三子，長名彌維，次名彌七，彌七立家於織紵。其一女子適帛商某，叟年六十一，付家事於彌維。薙髮更號淨念，蓋叟七十年於茲，居止不出一里，里中耆舊推叟第一。叟立家後十數年，其主家男女殞謝相尋，無承家者，而叟獨能守其宅號，牌不失云。叟三子十餘孫，無一夭札者。彌維以嫡子承家，能事父母，能勤其業，家道日饒，通曉庖厨家故實，又能書多諸技藝，而賦性粹美，絕無騙詐之習。每夜會計本日所業，畢篝燈讀書，作字兀兀不倦，而亦未嘗說與外人以

其業來于伯氏及余家者十數年，唯知其謹修寡言，及能書字而已。頃特詣余說，乃父明年歲八十矣，察其意色，如有所謁，而口憚言者。嗚呼！彌維欲壽其親，以文乎，不亦美乎！余乃請伯仲二兄詩之，友人聞二兄有作，亦從而壽叟者十數人。今助能奉其主，彌維能奉其親，一家老少，福履無缺，天之報施，今助父子者厚矣。世之士君子，壽張稱壽者，孰與叟多？誇眩名節者，能不愧叟父子者果多少？乃叟父子可記云。

記模造雷琴

和之法隆寺有上世御賜寶器數種，寺僧保守以

至今日。蓋一千有餘年云。明和戊子之春。寺僧白官陳諸寶器於堂。延人縱觀焉。寺距京師百餘里。往者不多。鈴木子雲性好儒術。兼涉和歌博士家學。又精通音律。風流好古。又多諸技藝。於是欣然往觀。有一琴古雅甚。子雲特精斯技。乃請傍坐。僧就而摸寫之。有一命服僧來。詰怒不容分訴。子雲再三哀請。僧遂不允。忿然而去。意如將鳴罪於官司。子雲狼狽尾而詣其院。叩頭謝罪。僧益怒罵曰。賊豎。我不理汝。當有理汝者。意色殊惡。時日迫虞淵。衆人歸盡。土人闖戶而注目。子雲嘻笑而去者。不止一人。子雲窘

甚。因賦和歌贈僧。辭旨甚悽愴。僧頓霽威曰。吾子果可人。我亦何嗔。明朝須詣方丈。當借琴觀焉。子雲大說拜謝。因宿逆旅。明晨往詣。果得所願。既而審之。琴係蜀琴工雷氏。唐開元中所造者。而後子雲之喜可知矣。於是據圖摸造。不差分毫。音勝甚云。巖亮卿向余說之。余曰。凡事無巨細。冥思之極。往往神會。子雲於雷琴。可謂神會矣。所謂路上車音。水中鏡跳。人力云乎哉。亮卿曰。子雲受琴於江戶增林寺。新豐禪師。禪師受於徹侯杉浦君。杉浦君受於明僧心越。禪師。子雲撰琴學啓蒙。精思冥搜。不遺餘力。唯其過謙

不誇世少知者。可惜甚。余曰。是是。唯其精思冥搜。過謙不誇。所以神會亮卿首冑者久之。

雜文

擬藤黃門龍馬對

建武元年。羊平高時伏誅。海內復歸一統。既而帝頓息政事。日近酒婦人。唯婦言是用。諸將士怨望思亂。又大修宮室。賦役煩苛。民不聊生。出雲守佐佐木高負進馬。蓋龍種云。帝時宴弓場殿。使善騎者調之。驅驟如神。帝問侍臣曰。龍馬出爲瑞。爲妖。侍臣承意妄設諛辭。奏之。帝大悅。中納言藤藤房末至。帝問藤房正

色奏曰。臣聞明主所瑞者。人才奇異之物。非所瑞矣。河出圖。包犧作易。誠爲上瑞。然聖人以神道設教。上古邈遠。不可得而詳。況其所瑞在圖不在馬矣。周穆王八駿西巡。徐戎叛亂。漢文帝東漢光武帝時俱有進千里馬者。二君不受。蓋天子之出。鹵簿儀衛自有程式。千里馬非所用矣。若夫兵戈騷擾之際。羽檄飛捷。尚或藉斯物。方今新經喪亂。戶口凋衰。有功之士。封賞未行。歸順之人。危疑未安。方適憂勞撫育。與天下更始休息之時。龍馬非所用矣。玩物怠務。明主不爲。臣竊謂宜少賜高負物。附龍馬。其人却遣使海內。

之人知陛下所瑞者人才龍馬非所瑞矣於是帝默然無言因罷宴云

論曰藤房屢言政事得失不聽藤房知帝終不可諫亂必再起因棄官爲僧雲游不知去向亡幾尊氏果反帝奔南山海內復亂者幾五十年矣或傳藤房依烟時能者而終或傳妙心寺第二世僧即藤房或傳航海而西要之精忠卓識與夫風韻之美秀出常人萬萬嗚呼若人而豈可不阨窮哉

復梁蛻巖先生書

鍾伯敬集評辱褒一得如得珪璧至曰馬馬羣牛牛

友僕豈其人雖先生之過愛抑亦失於取譬矣亦唯僕之至於斯所覩翩翩佳士聲樂漁獵之不遑其於病書生終日仰屋呻吟者猶之風馬牛馬羣牛牛友雖先生之過愛不誣耳赤石水月千古不腐而水月不能醫腐人卮言哉蓋亦先生之今乎柿大夫女吏部之古乎水月千古不腐即千古不朽大篇敬拜盛愛和甚拙叱置爲幸

復羽山師書

僕多病少援一貧如洗請謁倡和一意不爲平日得罪於諸友朋幸以藩主賢明憐僕愚直及諸有司哀

僕阨窮得保喘息於今日者師固知悉矣而朝鮮南君秋月何以口僕姓字不置其晤龜井生於博多曰君錦云云會芥子泉於浪華曰君錦云云與師言於浪華於淀水舟中曰君錦云云既入京遂託師轎迎愛獎之深如有宿因方其轎迎意外相左而南君既東行因與師約南君西還入京必當詣謝豈料亦復相左先日與師面晤詳陳其由方今南君尚在浪華當作書申謝萬一元擬急詣申述此意而朝紳問字僚友還藩鄉親來訪一時會萃自大昨至今眠餐幾廢書且不能作無乃造物使僕藏拙於南

君耶抑亦甚矣師之大慈南君雅量亦將曰僕匪人矣伏冀千萬致意南君僕謝罪於師有日攄懷於南君無期謂之何深夜篝燈急遽布字恐有脫誤它端既在晡時所呈國字之報草草不悉恕亮焉

買簑笠文

北地入冬必雷雨雹作十數次而後雪下每雷雨雹必猛風駕之士人使從僕擎長柄大油傘奴僕輩皆能習之獨行者用常傘遇猛風怒吼雙手把持以全力敵之亦足以濟危余所賃之豎力未任大油傘以是余用常傘余既不長於足行必須杖每風雨出門

左傘右杖。戰競自力。雖無風時亦勞矣。至風大作。不能捨杖。而戮力於傘。腕力不敵風。其爭軋之際。傘往往爲風所奪。颺颺然飛舞空中。偶或把持得彼我之相激。傘帆於余。舉身幾仆。雖然。朔望之拜。臨時之謁。侍講入曹之務。與夫拜隴之日。無風雨不出之理。既出矣。傘不中用。每出必輻。非力之所辨計。不能不出於簞笠。因買之。龐然茸然。慘然蹒跚而行。兒女爭相姍笑。里中之犬。平日搖尾入裙者。亦駭異避路。耽耽然負牆竄隙。而注目於余。或尾而吠於余。余往在鄉里。齡壯身健。彈禽打魚。每冒風雨。方此時。有資於

斯二物。足疾後不復事之者二十年餘。不圖今復事之。嗚呼。余聞脫冠服而隱者。未聞以簞笠而仕者。以昔日披戴於煙波野草之物。爲今日泮宮必用之具。甚哉世事之不可一定。

茄菹

秋茄入市。皮薄而脆。買彈丸大者。鹽菹之。經宿而出。之光澤如秘色窰。浸以豆油。加青番椒。下飯。纔入口。覺如有物自胸中引而入之。腹方此時。淡鰻泥鱸亦似覺多事。窮措大受用不盡。口腹饞貪鄙事。不可以告入聊書自玩。

佐五位字說

今宮祠官從五位佐君名琮從余而遊徵字余余字之曰士瑤蓋稱其為人云按琮瑤俱玉名其內甚明亮而溫潤其外含蓄而厚實比德君子夫水晶琉璃與冰非不明亮露而不畜魚目非不厚實暗而無光其於人亦爾有才識者多失於輕躁浮薄有德量者或流於懦弱昏昧非水晶與魚目之謂哉有德無才非無遺恨有才無德毋論乎爾君子以才植德以德培才不亦美乎士瑤為人謹厚遜順未嘗疾言遽色而其才識明達有以自守有以自植不為輕躁少年

所染汚欺陷可謂君子之人矣余故字之曰士瑤云雖然夫連城之寶一旦棄諸溝中或為油鹽諸穢物所汚則頓損光彩豈可不收藏唯謹拂拭唯力哉士瑤美玉無可議者乃其收藏拂拭益謹益力者豈可懈怠哉勉旃

戶口數

異邦人錄吾

大日本事脫畧疎謬既多臆度附會亦又不少曰日本者倭之一種殊不知殷商代魏互稱當代曰大閣九重大閣官名九重非九層之義至以三媽為極貴

官幾可噴飯。曰戶七八萬。丁八十萬人。是蓋指菊池氏所據而言。菊池與大友大宰二氏爭西海道。菊池奉南朝皇子號征西親王。以壓二氏。彼所謂國王良懷者。即是夫。西海者七道之一。菊池所據。蓋西海三分之一於吾。

大日本一彈丸土而已。方今三大都會之外。戶以萬數者。數百座。口數可推而知。

孔雀樓文集卷之七

